

百齡人瑞

詩人外交官王家鴻

● 丁慰慈（大學教授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）

懷王家鴻

丁慰慈

鸚鵡洲畔羅田東 王謝舊庭趨對中

惟楚有材尊北斗 變夏用夷沐西風

萊茵尼羅愁鬢白 漢水珠江夕陽紅

五嶽辭歸見蓬島 江湖滿地一詩翁

脫離軍旅從事外交

王家鴻（一八九六——一九九四）字仲文，一八九六年（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）出生於湖北省羅田縣。他四歲啟蒙，塾師以惟楚有才獎勵他，入高小五年畢業。當時的小學畢業生，甲等稱廩生，乙等稱增生，丙等稱附生，統名之曰「秀才」，王家鴻畢業時，值鼎革之秋，並未取得秀才資格，實至而名未歸。其時學校，所授課程諸如史地、博物、數學、稱為新學，但晚上在家，所讀者仍然是四書五經，此雙軌教學，奠下了家鴻深厚的國學基礎。

當年湖北省立一中和二中，家鴻進了省立二中後，因反對校長「官僚」滋事，被開除學籍，其中教員黃續宣，為王家鴻力爭保留學籍未果，憤而辭職，並保荐家鴻以同等學歷考入「湖北省立外國語專門學校」，校長為郭泰祺。抗戰初起時，郭泰祺曾短期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，學校分英、俄、德、法、日語五個班次，所以王家鴻可稱為科班出身。

家鴻選修德文，其他學科四年畢業，惟德文規定為五年。他因係中途肄業，由附學班考升正科，故在學期間實為六年，教授科目除國文外，他如國際法、經濟學、史地都由德籍老師講解，因此在六年中，在德文的聽力、寫作和閱讀諸方面，都已開闢坦途。

彼時，畢業生的出路，英文易於進入教育界，但其他科目，便只有在商界任職，家鴻進入捷成洋行，從打字、簿記到翻譯工作均

須擔任，他同時兼授德商的華語，因而收入頗豐，由於老師的推荐，再轉入醫科大學任翻譯。先由老師說明道理，然後上課堂作翻譯人員。民國十五年蔣介石總司令率軍北伐，幕中有德籍顧問，王家鴻先後任總司令部參謀處秘書，軍事委員會上尉翻譯官。

民國十七年十月，國民政府特派蔣作賓為駐德公使，王家鴻在軍事委員會參謀廳之長官張元佑係蔣作賓內弟，由於家鴻所學為德文，因此張元佑便向蔣作賓推荐家鴻任駐德公使館主事。這一連串的巧合，使家鴻得以脫離軍旅，從事終生外交官的生涯。

公餘進修取得博士

王家鴻由上海乘輪船在義大利之熱內亞登陸轉火車到柏林，需五十餘日。舊館中尚有一些館員，其中的二等秘書廣德祥還是蔡元培、王寵惠之留德同學。家鴻以低級外交官的身分，依章程還可在公餘時進修，王氏申請入柏林大學。德國的學制，入學二年後即可向正教授申請論文題，一兩年完成論文後即可報考博士。王家鴻是湖北漢陽人，也曾隨工業考察團參觀過萊茵河及魯爾一帶的鋼鐵工廠，他蒐集中德文的豐富資料，加之在國內他已有健全的德文基礎，因此他以「中國鋼鐵經濟」為論文題，最後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取得博士學位。

家鴻於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六年之中，八年在德館服務期間，歷任蔣作賓、劉文島、劉崇傑和程天放四位公使，而最令他不能忘懷的幾件事：（一）接到興登堡大元帥請柬。（二）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總理，親眼見這一位混世魔王由帝國大廈入總理衙門，並參加希特勒接見全體外交團的典禮。（三）聆聽過德國政要哥林、戈培爾、哥培斯和羅生堡等人向納粹黨員們的演說，煽動性的政治論調，十字旗飄揚下的SS藍衫隊的鋼鐵陣容，德義日軸心活動的開始，在在都令人觸目驚心，殆知大戰已無可避免。

自德回部後分發情報司無事可辦，但接著一九三七年參加孔祥熙帶領的英王喬治六世加冕慶賀團，王氏以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名義任隨員，重遊柏林赴英，在特使團中，海軍總司令陳紹寬只係武官，可見其陣容之盛。

但在回國途中，即聞盧溝橋事變消息，回國後立即開始那瞬息萬變的戰亂生涯。由南京、上海而武漢，家鴻先後在總政治部國際宣傳委員會，大本營國際宣傳處任事，及中央軍校十六期主任教官、四川大學教授、武漢大學教授、財政部貿易委員會專員等職。最令他難忘的，在成都時曾駐紮杜工部的草堂，草堂橫額「詩卷長留天地間」，而經管杜公祠的人，更能將杜詩中的花木水石，彷彿其大意，予以佈置栽培，鳥語花香，景色宜人，倍見雅趣，在整軍經武之時，能俯仰於詩聖嘯歌行吟之地，在家鴻詩人的胸中，認為是平生難得的盛會。

高足弟子桃李芬芳

家鴻在多采多姿的戰亂生活中再轉運。事緣王氏母校「湖北省立外國語專門學校」校長郭泰祺，新任外交部長，王氏因而重返外交部，任歐洲司簡任科長。適值日軍偷襲珍珠港，中國經過艱困的四年抗日戰爭，始得與世界大戰相結合。新任科長的第一件公文，就是草擬對德、義宣戰文告，並會同條約司與內政部起草處置敵僑敵產條例。郭部長就任不久，蔣中正主席自兼部長，旋由宋子文接任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五個月，家鴻奉派出使任所駐世界花園——瑞士，所乘之船，係三十餘商船結隊之一，隊前後有潛水艇兩

艘，更有快速巡邏艦環繞，船隊航行保護，以策安全。乘客老幼男女身邊俱携帶救生衣，並有英國度假官兵在旁照料，以期在跳海時能依序下水，不致混亂。

海上生活三十餘日，終於安抵利物浦轉瑞士任所，途中在馬爾他島時，曾目睹德國潛艇士兵集體投降一幕。一入瑞士邊境，見湖山如畫，不禁回憶到臨別時劉成禺贈詩「付予採風詩使者，故鄉無此好湖山」，益覺親切有味。家鴻六月底到館，八月半日本即由瑞士轉遞降書。

勝利後外交部由重慶還都，職員宿舍便在鼓樓日本大使館。王家鴻在瑞士，也遷入日駐瑞士使館內。

中瑞斷交後返臺，家鴻任禮賓司幫辦兼護照科長，參加了當時盛極一時的詩壇活動。外交部同仁有胡慶育、范道瞻、管傳琛等，這些詩翁詞伯們，擊鉢聯吟，時通酬唱，挖揚風雅，鼓吹中興，所遺作品良多。

四十三年屆瓜代之期，得外派開羅，旋調比利時，於四十七年再調中美洲之多明尼加，學習西班牙文，有詩云：「綠鬢殊方老，青山故國多，一官云歲暮，遷客意如何。漢雁頻傳信，胡天自放歌，陬隅學蠻語，白日不閒過。」四十九年八月，自請內調，住北投致遠新村，五十三年退休。

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聘家鴻為華岡教授兼德文系主任，住雙溪新村，任教十五年，八十歲以前，許多學生，多到老師住所就教。外交部、教育界以及社會各方面習德文者，桃李芬芳，不乏王氏的高足弟子。

神采奕奕無疾而終

家鴻九十歲，還留下一頁膾炙人口、情趣盎然的故事。女公子德宜及婿陳宏亮在德任醫生，次男寧生在德國供職醫學文獻館，次女若蘭在加拿大考取外交官。

一九七九年初，兒女接父母離華岡赴西德定居。庭院幽深，花木扶疏，但下一輩均忙於自己的工作。家鴻散步庭園，回憶華岡，回憶致遠新村同仁間相往來情趣，不耐寂寞，慨然興故國之思，就以「小燕啣泥為巢」的方法，將自臺運德的行李，一包一包地重新裝載，郵寄臺北，包裹寄罄，便偷偷地購飛機票，兩老雙雙飛返華岡，再發電報給孩子報知消息。此種偷天換日的妙計，捉迷藏遊戲，出之於九十歲高齡的伉儷，實在是難以想像，將為詩史留一佳話。

家鴻九十六歲時，夫人逝世，兒女再度接他回德國。

一九九四年十月為他舉行百歲壽誕時，還神采奕奕，談笑風生。兩個月後，無疾而終。子女即送父親骨灰返臺，與母合葬。走筆至此，特借家鴻八十壽辰時所集東坡句，為這一篇詩人的小傳作結束：

「是處青山可埋骨，平生弱羽寄衝風。」

王家鴻高齡九十有六，連同閏年閏月時日計算，必已百歲高齡無疑，比放翁多食人間烟火十餘年。（陸游字放翁高齡八十五歲）家鴻在文學史上是數一數二的高齡記錄。他行萬里路，遊遍好湖山，遺詩千餘首，誠如他所說的，「所親如相問，詩比俸錢多。」美哉，王家鴻可以不朽矣。